

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
 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縗總以趨喪女在
 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
 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
 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
 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
 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
 初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

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
 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
 義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
 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

非不次婦葬于女氏之黨菲扶義反示未成婦

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
 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
 如之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

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
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魯者齊桓公亟舉
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
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
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
命公爲主客人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
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
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舞也今之
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攷春秋魯哀公二年衛靈公卒三年秋
七月季孫斯卒蓋桓子康子即位然則
非靈公乃出公也傳錄之誤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
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
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
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

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
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
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
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
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
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
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
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
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
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歛幣玉藏
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子游問曰諸
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歟孔子曰非禮
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
教子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有
慈母良及其死公弗忍也欲喪之

孔子家語魯孝公小戴記作魯昭公按

昭公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比及
葬三易衰年十九而即位猶有童心則
安能不忍於慈母即位十一年其母齊
歸始薨則公已年三十矣不爲少鄭康
成亦謂必非昭公康成未見家語

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
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
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
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
喪慈母喪慈母自魯孝公始也曾子問曰
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
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
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
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太廟火則
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周禮有救日之弓是射以救之也日有

食之陰侵陽也然則射其所食之方之

陰也凡兵皆攻其所食之方之陰也夫

天陰氣之食日疑非人力之所能救而古

先聖王不廢斯禮知其有此理也三才

同此一氣此感則彼應不明者以為遠

不相及明者信其相應之速君德不善

故日食亦猶腹心有疾疾見首面天子

之於日食也誠能知過痛改則已足以

感天地之和氣而又率諸侯諸臣以兵

救之則隨兵所指陰邪退伏陽光亟復

實有此理天者吾之陽地者吾之陰日

亦吾之陽月亦吾之陰此心無體天地

日月皆在我範圍之中何遠何近各以

方色者以五色五行之和氣正氣感天

地不和不正之氣為和為正也救火不

以方色與兵者火人也當以人事救不

可以氣感也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
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
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雪服失容則廢曾
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盭盭既
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
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
孔子曰接祭而已矣

鄭云不迎尸

如牲至未殺

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
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矣
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
祝畢獻而已

唯五祀之祭不行則郊社之祭山川及
餘群神之祭行故王制曰喪三年不祭
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縉而行事不敢廢
大祀也唯宗廟不祭天子崩諸侯薨祝

取群廟之主藏諸大廟禫月雖吉祭猶未配則三年不祭宗廟甚明餘祭非盡廢也唯殺禮耳既葬漸吉故至於獻祝畢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

子謂上所言之祭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

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

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
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曾子問曰大
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
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
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
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問曰
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
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
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觀此節辭旨殆承上文勿字疑後人觀
之不審者加之上言有君不敢除私服
至君服除雖殷祭終不備除喪之禮曾
子以父母之喪至重疑不可不再行除
喪之禮孔子答以過時弗舉又曰過時
不祭皆以明除祭之時已過則不復行
除喪之禮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

鄭云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春秋公羊說天子讀誄制謚於南郊

諸侯相誄非禮也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柩從

柩蒲歷反

君薨其入如之何孔

子曰共殯服

服事也凡殯事咸共之以待鄭云謂已

大斂

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

非扶畏反禮殯後方成服此未成服之服也疏衰齊衰之衰不言裳舉其畧也鄭謂布深衣未必然也非草履也杖輔病也鄭云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經也入自闕升自西階

毀垣而入者重君喪備重棺扶護者衆欲寬便也其葬也亦毀宗躡行升自西階者已大斂已成喪正尊者之位也殯于西階之上尊之也尊者居室常東面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奧室之中西南隅也親居室奧而面東故人子不敢居奧其在堂則主人升降自阼階賓升降自西階者尊賓也

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

鄭云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

入自門升自阼階

士喪禮尸在柩則已大斂此在柩而未
爲大斂者國君重棺未備則猶未爲大
斂歟未備重棺故可不毀墻垣而自門
入升自阼階者未大斂未成喪未忍遽
以死事之也

君大夫士一節也曾子問曰君之喪旣引
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旣封而歸
不俟子

封謂實土而崇之也鄭改讀爲窆非也
蓋因檀弓篇縣棺而封康成不善屬文
謂縣棺而窆窆而後封土故注云封當
爲窆不知言縣棺則窆可知也康成不
善屬文每每而見子嗣君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旣引及塗聞君薨如

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

綏

音障

祭不配

鄭云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尸謾之後

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是也但鄭又謂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爲陰厭未安豈有迎尸之前一奠而遂可爲厭飫乎蓋誤認孔子陰厭陽厭之說而差其義也下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曾子之旨謂尸謾之後設俎敦于西北隅是爲厭祭是無尸故云也孔子曰祭殤必厭蓋葬成也孔子之旨謂

殤不成喪故祭必無尸如厭也孔子又
曰有陰厭有陽厭宗子爲殤而死其祭
是謂陰厭已祭宗子之殤於與與西南
隅幽與不當室之白故曰陰也凡殤與
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是爲
陽厭孔子於此所謂陰厭陽厭皆謂無
尸爲厭非謂迎尸之前未厭飫之時爲
厭也鄭因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之時

無尸亦比於陰厭則差其義矣不旅不
旅酬也餒者餒字之訛也蜡賓篇是謂
大假亦餒字之訛也此不假不餒主人
也綏者安字之訛安者墮之音而字非
也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旣祭
則藏其墮鄭謂下祭曰墮士虞禮記無
尸則不綏祭鄭注亦云綏當作墮特牲
饋食禮祝命授祭又云佐食授安祭少

牢饋食禮皆作綏祭皆轉而訛異皆本於墮也不配不言以某如配某氏皆辟正主不敢備禮也

希奠於賓賓奠而不舉

鄭云布奠謂主人酬賓奠饌于薦北賓奠謂取饌奠於薦南也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

不歸肉

鄭云肉俎也謂與祭者留之共燕

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其某辭

此辭謂其初宿賓及此不敢歸肉而留燕皆有辭辭不同故總曰辭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

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

鄭云至子可以稱孝

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

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

鄭云祔當爲備聲之誤也雜記云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喪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攷此則鄭說誠有理然古書異同或難牽合冠禮有醴不醴昏禮有親迎不親迎祭禮

有尸有無尸喪禮或曰嫂叔無服或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禮有古今之異俗有彼此之殊不可必也喪服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豈殤唯從祖祔食不特設祔祭歟殤不祔祭是爲禮畧何謂陰厭陽厭疑其說之反詳也孔子答以宗子爲殤而死其祭謂陰厭陰以居與不當室白也厭者無尸之稱也

其非宗子而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則不於與當室之白故謂陽厭宗子殤死不告利成則不改饌西北隅不爲厭飫此則謂陰厭者言其無尸故曰厭非謂厭飫也其謂陽厭亦然鄭因曾子之問遂曲推迎尸之前爲陰厭殊爲贅辭

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

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

利成

鄭云舉肺脊

是謂陰厭

釋見上

凡殤與無後

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

不於與

尊於東

房是謂陽厭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垣日有

食之

垣古鄧反

則有變乎且不乎

鄭云垣道也變謂異禮

孔子曰管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垣

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

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聞

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

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

鄭云已止也數讀爲速按醫書遲數數

音朔義猶速也又哀公問禮疏數數猶

近也亦音朔然則亦不改讀矣

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

奠

鄭云舍奠每將舍奠行止

先聖大訓卷之三
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疾患吾聞諸老聃云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凡公所造爲之宇舍雖非賓客之正館或以賓多館焉亦曰公館 公館無所嫌惡故可以行臯某復之禮卿大夫士之家則有妨嫌故不敢復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

鄭云土周聖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聖

周葬下殤於園中機輿尸之牀也以繩
經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鈎之禮以機
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

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
老聃曰管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
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
吾敢乎哉不敢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
不可

聖人達禮之道故能變以從宜

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鄭康成謂史佚失指康成固矣康成失
指非史佚失指史佚豈輕率而行者使
孔子以爲非禮則當日下殤之未復輿
機於園自史佚始也辭情無譏意禮緣
人情豈有墓遠而可以不棺斂輿尸而
往乎周公曰豈不可亦猶孔子曰祭哉

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哉者猶豫審度而決之辭禮所未有聖人以道心起義從容審度而決故其辭情如此康成不知道又不善屬文屢見康成有此蔽今不取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君事既迫而齊衰情微殺則出舍公館以待事此情理之自然非私心之所爲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歟初有司與

鄭云疑有司初

使之然

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

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
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
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
爲爲之也

鄭謂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作費誓及
攷書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
郊不開作費誓是伯禽始受封之國之

時也時周公未薨論語云周公謂魯公
曰君子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是伯禽已
就國臨臣民史記云伯禽受封之魯三
年而後報政周公然則伯禽卒哭而親
金革未必作費誓之時康成之言亦難
遽信王肅謂伯禽有母之喪不言作費
誓

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檀弓第十三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腓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

家語於此有立周制二事字

孫

夫檀弓之問必其孫之未有大惡可立而不立故問也其孫若有大惡則禮雖立孫亦當權而從宜檀弓必不疑而問孔子亦必不曰立孫觀書必通其道達其情今以私情而不立孫故孔子云康成謂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檀弓趨而就之於門右則知同姓

門自外入爲左右同姓位在東方故康成謂公儀蓋魯同姓喪服記云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免象冠廣一寸康成知同姓則非他邦禮不當免檀弓免遂謂檀弓故爲非禮以非仲子然喪服記失之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而禮嫂叔無服喪服傳婦人不杖而喪大記則杖異代異禮則亦未可盡據喪服以爲一定

不易之制檀弓重爲哀痛之禮以哀其不立孫而發其問則亦不可知而不可必也謂之故爲非禮則非康成謂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然箋詩於日居月諸不改讀爲姬何也簡曰越人方言亦有何居其音如京語之飢姬其字則作居今正音居九魚反非方音有居云語助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稽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鄭云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夫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

雖畧知其墓而未審未敢遽合葬以其慎重故也鄭云孔子之父耶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耻焉不告殯於五父之衢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為隱焉五父衢名蓋耶曼父之鄰鄭意可從容審問歟

問於耶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耶又作鄒將葬子曰古者不祔葬為不忍死者之復見也詩云葬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

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吾從魯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
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
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子先反門人後雨甚
至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子不
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及二十五月而祥五日孔子彈琴而不成
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魯人有朝祥而莫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
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
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子路與子羔
仕於衛衛有蒯瞶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
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
死焉孔子哭於中庭有弔者孔子拜之既
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
醢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喪其姑誨之

鬚曰爾母從從爾爾母扈扈爾

諸儒謂從從高也扈扈廣也鄭於從字不改讀而陸音總又音崇又士江反簡竊意從本叢字以從字記音古書多此類事作士截作節印作我皆記音也唯方音不同古異方則莫曉唯士江反近之非也溲字音崇音琮又有士江反簡越人方言有何居亦以從爲叢音作檀

弓者方音同歟後世求其說而不獲字作鬚唐韻附溲音云高髻也正謂此從從爾從字正音疾容反故諸儒莫曉陸集音凡三無一中理鬲禁謂高也方言謂鬲而起實高髻之狀方言率以從爲鬲音唯士子觀韻書者從疾容反耳蓋榛以爲笄長尺而攄八寸

喪服傳於斬衰布總箭笄傳曰總六升

長六寸觀此則知齊衰榛筭總長八寸
鄭云總束髮垂爲飾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
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過
禫而成笙歌則知獻子過於禮曰比御
而不入則知禫後可以御婦人矣而獻
子猶不入獻子雖過於禮而夫子不言

其非爲善辭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以
其過於厚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
路笑之夫子曰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
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當時魯人朝
祥莫歌其在月終乎故曰踰月則善孔
子唯以此心行之以此心言之此心即
道故舜曰道心此心即禮既禫而樂如
四時之變萬世中制不拘於必踰月也

若是時踰月在既祥十數日之外則孔子必不曰踰月則善學者當原情達旨聖人豈有自處以十日笙歌之禮而使入必行十日外踰月之制乎必不然也後儒不達聖人之情唯執踰月之言遂謂祥而縞是月禫踰月樂使孔子之意不問祥後日數之多寡必拘踰月則於孟獻子不曰禫縣而不樂當日踰月而不樂筮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卒哭以吉祭易喪祭禫祭非喪事故筮禫用近日在十日之內歟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間傳曰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士虞禮記曰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中月者祥之中也亦猶詩之中逵謂遠中也中林謂林中

中也書無逸云文王受命中身謂身之

中也鄭康成必曰二十七月而禫二十
八月而作樂者蓋以雜記日期之喪十
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由
是通之於三年之喪也又戴德喪服變
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康
成據此又喪服小記中一以上而祔又
學記中年考校皆謂中爲間故鄭謂間
一月而禫二十五月大祥間一月則二

十七月而禫不思雜記喪服變除非孔
子之言厚則厚矣而非萬世之中制古
今異禮衰世則異國異禮異學異說而
康成必欲牽合而爲一說故反違聖人
之旨孔疏又從而爲之解曰夫子五日
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并此獻
子禫縣之屬皆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
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日其

先聖大誥卷之二
三
朝祥莫歌亦非正樂嗚呼曲矣唯達道者可與言禮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之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伯高之喪

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

也

據奔喪篇哭師於廟門外而孔子曰哭於寢者何也大哉孔子孔子由道心而行之言之無不中節夫師者所以傳道也道非自外至所以啓吾心之所自有也此心即道舜曰道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所謂日用者心也然則哭師於寢良爲

宜其哭於廟門外者不知道者之所爲也世習行之遂傳以爲禮自古及今不知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得道故不從龔俗之所爲孔子大聖職當破百世之昏昏垂萬代不易之法最其至妙超出乎規矩繩墨之上隨宜時措哭伯高於賜氏蓋禮文之所無以心而揆之此心即道故無適而非道無適而不中節如

四時之錯行也嗚呼至矣而不知道者
惑於世禮異說則曰此殷禮此周禮奚
足以知聖人之心其知伯高者自當往
弔伯高之家不當弔子貢子貢不當受
其弔故使勿拜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
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
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

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
予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

驂旁馬騏驎是中騮驪是驂錢財曰賻
聖人遇於一哀而出涕出涕而說驂猶
天地之變化四時之錯行陰陽寒暑不
無過差而皆妙也皆神也皆不可測也
皆善也此不可測之神不惟聖人有之
愚夫愚婦咸有之而不自知也孔子曰

心之精神是謂聖小戴記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不如家語曰惡夫涕而無以將之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速反而虞逐於禮文者也雖欲速祭以定死者之神猶爲失其本心也故孔子曰我未之能行若夫道心之常則其往如慕其反如疑雖已迎精而反而其體則藏諸彼故疑疑者人情之常道心變化之妙而非放逸於外者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祥之鼓素琴若喪子而無服孔子之哀樂若天地之節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婦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然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胖士虞禮祭凶事載左胖者何也取義不同也自尊者主與與爲右故

人子居不主與尊賓故賓位亦在右故吉祭右胖而反用左胖者則凶也亦猶吉洗當東營至虞禮則反之設于西階西南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

干盾

弗與其天下也遇

諸市朝不反兵而鬪

鄭云雖適市朝不釋兵

曰請問

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其國衛君

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
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
陪其後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
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
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
不足而敬有餘也

遂於文爲則去道遠哀敬者道心也

卜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

家語并作卜
小戴記作弁

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
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

仲憲言於曾子

家語仲憲
作原思

曰夏后氏用明

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
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
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
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子游問於孔子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

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為明器

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

成用王肅云謂籩之無緣瓦不成膝此據孔子家語其謂無下體乎

小戴記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

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篥簾鄭云不縣之也橫曰篥植曰簾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

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以人從死而葬曰殉子游

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

今人或有偶木人小戴作備是無益於喪孔子曰

為芻靈者善矣為偶者不仁小戴記偶作備不殆

用人乎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

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荅他日又問夫

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

焉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

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

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

我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

鄭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
賻布孔疏云歸還之

夫子曰可也

鄭云善其能廉孔疏云賻布本助喪用
今既有餘故歸之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
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

衎者和平之貌

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母之喪如
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絕
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
文矣哉由文矣哉

期宜踊絕於地而不絕者義親而情殺
者大功而踊絕地者本期而降情本親
也不知道者之於禮率執文而不通至
此期而踊不絕地則斷不可以文論矣

先聖大言卷之二
故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再言之者所以甚言禮文之不可執當通其道也道不在外心而已矣此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心之變化不可勝窮重中有輕輕中有重如四時之錯行故曰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嗚呼妙矣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

子曰知禮矣

喪夫夜哭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

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春秋魯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猶者寓其可已之意也左傳亦曰襄仲卒而繹非禮也萬舞也去其有聲者亦以著人

心之不忍也

齊師侵魯

小戴記云戰于郎

公叔務人

小戴記作禹人鄭王

皆曰昭公之子

遇負杖入保者息務人泣曰使之

雖病任之雖重

任土稅賦

君子弗能謀士弗能

死不可也我則既言之矣敢不勉乎與其

鄰重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

殤重汪錡

小戴記錡作踰

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

干戈以衛社稷雖勿殤也不亦可乎

禮者人心

之所自

有也 工尹商湯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

孔子家語首言楚伐吳魯昭公八年楚

公子棄疾帥師滅陳楚封成爲陳公史

記楚使棄疾定蔡因爲陳蔡公此曰陳

棄疾者其以滅陳之功最著故楚人稱

之歟小戴記無楚伐吳三字魯昭十二

年楚圍徐以懼吳楚靈王次于乾谿以

爲之援鄭康成謂於時有吳師陳或作

陵

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
可手弓子射諸斃一人韋弓又及謂之又
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不忍視之止其御曰
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
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
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
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女言也吾取

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延陵季子適齊
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
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
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旣葬
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旣封左袒右
還其封且號者三三還其封曰骨肉歸復於土
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
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自執文者觀之必以爲不合故孔子特
曰合破其固孔子往觀其葬而知其斂
服者其聞而知之歟曰骨肉歸復于土
命也若魂氣無不之也再言之也者其
警魂而招之歟不招之使歸而唯曰無
不之者神魂之妙無所不通廣大靈明
唯昏故小故拘此啓之通之

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

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
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
首陷焉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
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
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
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
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
當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

之沐椁

治之光澤如沐

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

托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

木之文采如狸首

執

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

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

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孔子

過太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

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

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

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

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

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窆而弔于壙

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

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言焉失之矣於斯

爲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已愆吾從周

殷人既練之明日祔于禴周人既卒哭之

明日祔于祖祭神之始事也周已戚吾從

先聖大川卷之三

殷

卒哭而遽以神事之戚然不忍也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奉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夫人未改服則不經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館夫子曰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

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禮者大道之文爲不可以同異豐殺言也以同異豐殺言禮者不知禮者也是故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變而爲四